

顾虑·宽慰

吴颐人与吴越父女俩都忙，不常见面，但情感链接紧密。吴颐人古稀之年学会使用微信，时时关注吴越的朋友圈。

2017年，《我的前半生》播出，吴越出色饰演“第三者”凌玲，观众入戏太深，向她发出“正义声讨”。第一次出演非正面角色便被骂上热搜，吴越难堪其扰一度关停微博评论。得知女儿委屈，老父亲正在赴长沙义卖作品的高铁上，顺手拿起清洁袋，在空白面上写下相声大师侯宝林的打油诗：“演员生涯自风流，生旦净末刻意求。莫道常为座上客，有时也做阶下囚。”然后拍照微信发给女儿。吴越收到后说：吴老师，谢谢，您老继续忙，这个垃圾袋我保存了。

此番吴越在《扫黑风暴》中演贺芸，她说：这个角色复杂有挑战，演起来过瘾，但是演坏人又要被骂。吴颐人立马拿出齐白石的话送女儿：“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，太似媚俗，不似欺世。所以，你要演表面上是好人、骨子里是坏人。”吴越回复：收到，记住。我打心底里佩服你，还要叩首再叩首。

吴越说：“我相信很多人开始不相信贺芸是吴越的角色，但是五百导演相信并坚持由我来演。我当时很兴奋。贺芸有两个面，白天一张脸，晚上一张脸。”

毫无疑问，贺芸是做了恶的人。她的纵容和参与让人间发生了很多悲剧。这个角色很大篇幅去展现挣扎。在创作过程中，吴越一直问导演：“贺芸哪些是在处理公事？哪些是夹杂私心，徇私枉法？”要让观众看清楚剧情发展，又要保留悬疑，“藏着演还是露着演，表演始终在问号之间辗转腾挪。”

平静的外表，内里是汹涌的深海，是压抑着终有一日要爆发的火山。吴越说：“贺芸这个角色这么丰满，如果观众觉得某场戏不错，其实不是演员一个人的功劳，是集体努力的结果——你想怎么演，导演要同意，对手要配合，再加上摄影的角度等很多效果，好上加好正比才能成。”

争执·落泪

“吴越小时候乖，长大后孝。”这是吴颐人常挂在嘴边的。

谈起女儿的孝，吴颐人甚是欣慰：“2016年我中风，吴越白天拍戏，晚上赶回来照顾我。她第一时间给我买了轮椅、拐杖和学步器，趁我住院，不顾我反对，在家里给我装了一部电梯。她说：‘你反对也没有用。’后来怕我走楼梯滑，专门给每一节都铺了防滑垫。”护工告诉我，防滑垫换过，现在的是第二批。

电梯事件，似乎是多年来父女之间唯一的争执。日常很多事让老父亲感觉暖心：“我看牙，她联系好北京的医生。给我买好最短最快的上午高铁票，订好车接我到虹桥火车站；到了北京她已经安排好车接；第二天一早车来接我去医院……每一个环节都妥妥当当。人家说你有个贴心小棉袄，我说，是加厚的羽绒大衣！”

“2016年11月14日，我记得非常清楚，正在拍《我的前半生》外景，爸爸的学生打电话说爸爸中风了。这是我第一次面对亲人重病……”戏里明显可见，吴越一度很憔悴，那段时间她拍戏医院两边跑，疲惫，恍惚……她回忆：有场戏当时拍了近景和远景两条，我的状态不一样，我不满意远景，感谢导演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先拍了近景。

吴颐人说：“吴越拍了五六十部剧，出了名，得了奖，但没红。演了有争议的凌玲，红了；这次演涉黑局长贺芸，又红了。我跟她说，有争议是好事，大家关注。”

心疼有之，遗憾有之，为女儿优秀而一掬老泪更有之。老父亲说：“吴越敬业，独立，果断，我很欣赏。朋友们称赞她仗义、善良，我很欣慰。她在上海拍戏，也不同我们多说。今年春节期间，赖声川导演请她演话剧《如梦之梦》，我后来得知她是主演。当时我住院，没能去看演出，很遗憾。听说她化妆2小时，演出8小时，每天泡在剧场至少10个小时。人家说她是话剧一线演员，我听得眼泪流下来。那么长的台词，那么长时间的演出……我很佩服她。”

生病后行动不便，影响书画创作，更是几乎不碰刻刀，这对一辈子浸淫艺术的人是何等重创，然吴颐人照单全收。每天早起，咬牙复健，一寸寸挪步，一点点移笔，寒来暑往，坚韧不辍，终有了今日的状态颇佳。

吴颐人 吴越：

多年父女成朋友

◆ 郭影

很多年前，介绍吴越，人们说，这是书画篆刻名家吴颐人的女儿；后来，介绍吴颐人，人们说，这是演员吴越的爸爸。

最近电视剧《扫黑风暴》热播，吴越出演公安局副局长贺芸，又火了一把。

出身书香门第，吴越并未承袭父亲衣钵，而源自家庭熏陶的书卷气和不与人同的独立冲淡，使她成为纷繁演艺圈中会演戏、零绯闻的一个独特存在。



▲ 篆刻：吴越十三岁



▲ 幼年时的吴越
▼ 少年时的吴越与父母



童年吴越与父亲

唯一·乐活

吴颐人师从钱君匋、钱瘦铁、罗福颐等前辈大师，艺擅众长，书法、篆刻、国画皆为人称道；音乐、泥塑等也有涉猎；汉简书法更是别具一格，被誉为“吴家汉简”；出版著作30余本，其中《篆刻五十讲》被评为上个世纪最好的入门书。

吴颐人自己总结了很多金句，比如“不求第一，但求唯一”“学习传统，不重复古人”，等等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他刻过一枚章：不甘人后畏人前。“这一点，吴越和我不谋而合。”

吴颐人年轻时曾在小学代课，吴越说：“爸爸语文学得非常好，很多人都想进他的班。他是毕业班主任，学生考进重点校的很多。”当年，吴颐人独创一套学习方法，还自己作曲、编曲，请舞蹈老师，带着学生打篮球，踢足球。这样的老师和班级，多香！四年后，不聘请老师的学校，给他转了正。

我问：您自己作曲，专门学过？吴老挥手道：没有。我好学，没人教，自学。我50年前画过马克思，油画，也是自学。6月25日，“唱支山歌给党听——2021吴颐人同门书画篆刻展”举办，闵行区音乐家协会等还改编了我40年前的音乐作品，现场演出。

吴老风趣幽默。说起女儿像爸爸更是乐不可支：吴越皮肤白，人到中年了皮肤还很好。我八十岁了，脸上没有斑，我说自己“白”活了一生。我喜欢开玩笑，医生说我：脊椎弯了。我说：曲线美。

说“淡”·谈美

吴越清秀端丽，为人低调，很多人形容她人淡如菊。吴越说：“其实，我特别不淡，但是我喜欢淡。”

在吴越看来，人不需要过多表达，有些止步，会产生美。“古人说君子之交淡如水。蒋勋说，淡是人生最深的滋味。淡，越品越有味道。人有节制，有礼数，有教养，给人安全感，愿意相处，这种淡，对你没有攻击性。人与人之间的感觉，艺术作品，达到‘淡’的境界，都是高级的。人要淡一点，才会美一点。不过，这很难。”

吴越从小就热爱植物，能分清芍药和牡丹，臭椿和香椿……“小时候，爸爸学校门房间王伯伯种了很多花草、盆景，还养鱼，我常去玩，很喜欢。每一种植物都有自己特别之处，有的有药用，有的口甜，每个都是美的，不需要比较。”

“见多，识广。这很重要，促狭是同自私联系在一起的。”吴越小时候对艺术耳濡目染，不觉多了不起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对艺术，好的美的东西会发自内心叹为观止。5月份在绍兴拍戏，她去看徐渭书画艺术展，感叹：“泼墨大写意，看得眼睛不想离开，岁月真是神奇，现在越发领会艺术的美。”问她：“网上有你的书法，评价蛮好。现在还篆刻吗？”吴越秒回澄清：“谢谢，但那些作品不是我的，对于书法我很遗憾，我的书法很不好，虽然篆刻凑合但也很久没有刻了。”这就是吴越，要活得真实，没有负累。

这些年，吴越不停地学习心灵方面的内容。经历父亲重病，她深刻认识到生老病死是世间法则，无法回避。她说：“这是人生功课。我们要将自己的触角伸到各个地方，可能我从一朵花得到启发，有的人从一段感情有所领悟，所以，要不断学习，思考，否则只是经历而已。”

对年龄与职业发展的问题，吴越有自己的思考：“千年古树也有老去之日，人过40岁就衰老，尤其是女演员。所以，我要学习，找到自己的打开方式。学会让自己面对不舒服，让自己有能量，多看，多听，多想，多做。当然，有时也需要不做。演戏这条路没有尽头，每天都如履薄冰，每一场戏都是难的。”

她说，学习不断装满，放空。满与空，就是完整。

吴越语速不慢，清晰而坚定，看到这些脱口而出的话语，还会觉得她淡吗？

采访手记

独立与尊重

郭影

采访吴颐人吴越过程中，感觉最强烈的是：独立与尊重。

吴家氛围自由、宽松。吴越从小就跟着父亲出席大小展览，父亲和朋友聊天，她来去自如。吴颐人选编了6本“启蒙读本”，在家教她，吴越上小学前就能背诵上百首诗。吴越说从小就看见爸爸篆刻，自己拿起刀很自然，刀在图章上从来没冲出去过，不觉得有什么不得了。吴颐人悉心培养，13岁的吴越拿下全国篆刻比赛少年组金奖。

吴越是独生女，为了培养独立性，吴颐人在女儿小学三年级时把她送到北京读书，住在朋友家，一年。当时9岁的吴越跟着陌生人坐绿皮火车去北京，父母没有不舍得。吴越在七宝中学读书6年，一直住校。读大学也是住校。吴越说：我非常独立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父母也独立。大家不互相纠缠，没有必要朝夕相处。数十年来，吴越独立在外，吴颐人没有担心过。他觉得女儿足够独立，坚强。

没有刻意培养，吴越很小就展露表演天赋。在一次日本交流团探望吴颐人的联谊会上，她表演了默剧《听无线电》，灵动流畅的表演赢得一致好评。读小学时，她是学校里的“故事大王”。后来，吴越确定自己喜欢表演，要报考上戏，父母问：你要不再考虑一下？吴越坚持并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入上戏。

吴家一楼通往二楼处三面墙上都是吴越不同时期的剧照，从《和平年代》到《如梦之梦》，都是老两口网上找的，事先没告诉吴越。

临别，吴老走到一楼送我，然后舒服地坐在电梯椅子上，笑着说：“吴越选了最好的电梯！”

想起他说吴越小时候，连续几年，他们每周去看外婆，他骑着自行车，吴越坐前面，妈妈坐后面，单程一个多小时的路上，说歌谣，讲故事，背诗……

孝与独立，早在当年就播下种子。尊重，给予彼此更多爱的回馈。



扫二维码，
看微信和视频